

侠庵论著

李邴自署



俠 盧 論 著

著 者 李 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廿出版

侯廬論著 上下二冊

\$ 3500.

著作者：李 雄

出版者：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資料室

印刷者：燕聲圖書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初輯序

我自民國二十四年五月間從南京來福建工作，至今七年有半，工作上沒有變動，可說是一個久客了。在這七年半中，除以棉薄應付工作外，簡直沒有好好的進修，學殖荒蕪，時常感到無知的恐懼，但有時因為工作上的關係，不能不寫一些「未經推敲」的文字，以表達個人的見解；有時又因各報章雜誌的催促，文債不能久拖，於是也寫了一些「不成熟」的文字，聊以塞責。但是這些文字大都是含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時過境遷，也就如烟雲過目，不值回顧。而且在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保存」這一回事，正如李義山詩云：「書被催成墨未濃」，內容的空虛，疏漏及訛誤之處一定很多，自更沒有「保存」的價值，因此，過去所寫的稿，七零八落任其散失，不遑予以整理，竊嘗思中國古詩人對於自選詩集，大都把少壯時代的作品刪而不存，謂之「少作」；自選文稿，亦是取同樣的態度。這就因為少壯時代的作品大都是不成熟的，所以沒有保存的價值與必要。

自抗戰發生以來，海口及交通要道，多被敵人所封鎖，因之精神食糧亦被阻礙而甚感缺乏；內地雖有若干刊物足資瀏覽，但亦受交通運輸的限制，而發生重大的恐慌，在這青黃不接的情形之下，要求精神食糧接濟的人，就「飢不暇擇」的到處尋覓書刊，結果是「供不應求」，有一、二種書刊應世，也就「聊勝於無」了，這幾十年來，許多關心我的朋友，常常要我寫幾種書刊給大家參考，但我沒有學問，沒有時間，也沒胆量，過去曾寫過一本「現代政治思潮」的小冊，及一本「總理遺教研究

初稿上篇」，現在早已銷完。但「總理遺教研究初稿下篇」，遲遲不能完稿，其他的書刊也沒有續寫，對於社會不能更有多一點的貢獻，近來建國出版社社長盧智鏡先生，再三催促我將「總理遺教研究初稿下篇」付印，並擬將上篇再版，我都不能馬上答應；因為下篇尚未編完，上篇則有待訂正之處，一時都不能完工。同時，本省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兼總幹事章之騏先生，亦覺得本省文化落後，刊物太少，慫恿我多盡一點責任，但是我最近又奉中央令調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高級班受訓，行期在邇，更無法担負這一工作，不得已姑擬將過去七年半中七零八落的雜稿，略加編次，先行付印，冀於本省文化界有涓滴之獻，並以答盧章兩先生的雅意。

過去七年半中的數稿，雜亂無章，散佚甚多，承章之騏先生代為搜集整理編次，並酌量刪存，現已竣事，計分甲乙丙丁四種，共四十餘篇，分訂上下兩編，都凡二十萬字。出版時最後一校，亦承盧章兩先生答應躬任其事。因我即將遠行，返閩之期當在九個月以後，所以一切都請盧章兩先生偏勞，我自己也沒有時間重看一遍，簡直等於沒有管這一件事，此書定名為「俠盧論著初輯」，亦是章先生所擬的，我以為「文存」「文稿」之類，都不甚妥當，一時也想不出其他比較妥當的名稱，故姑以此命名。上面說過，此書所收的稿都是一些臨時應付「未經推敲」的「不成熟」的文字，粗製濫造，舛誤在所不免，不過是一些破銅爛鐵，雞零狗碎，自無價值之可言；在公為浪費，在我為荒謬，不勝惶悚之至！也曾有人勸我去請黨國先進與名流學者寫幾篇序文，以為介紹，我總覺得不必也不敢，我的理由是：此書既無何種價值，自不敢借重黨國先進與名流學者的序文以廣招徠，且恐因此貽笑大方，轉增不安，所以只把自己的一點意思奉告於讀者之前，希望不吝指正，並曲予鑒諒！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 雄自識於連城

代序

重印俠廬論著緣起

李主任委員俠廬先生，蒞閩十有二稔，於致力革命實際工作之餘，復本其研究與實踐所得發爲文章，散見報章什誌者，無慮百餘萬言，體大思深，允爲時代之南針，卅二年間，曾徇同志之請，刊「俠廬論著」初輯，出版後，洛陽紙貴，轉瞬售罄，向隅者以從速再版爲請，已購者則二輯版期見詢，先生虛懷若谷，以戰時物力艱難爲辭。茲者建國開始，各地同志復申前請，本室所蒐集者，復蔚然成帙，經再三婉請，方蒙俞允，爰決定與初輯合印，分上下二冊，內復分爲五編，甲、哲學與文史，乙、黨義與黨務，丙、政治與經濟，丁、抗戰與建國，戊、修養與其他，都四十餘萬言。（中略）深信此書一出，必更風行各地，人手一編，以快先觀也。

福建省執行委員會資料室

俠廬論著 上冊

目錄

初輯序	四
代序	六

甲·哲學與文史

從哲學的觀點來研究 總理遺教與 總裁言論	一
我對於中國人生哲學之認識	一九
我對於 總裁言行之認識	二七
民生史觀之研究	三七
力行哲學與知難行易學說之關係	五一
中國歷代學者體用一元論舉例	五九
儒家的道統思想與墨者的紀律精神	六五
性的善惡與教育的功能問題	七三

復興民族與復興文化.....	九二
中國民族的形成與民族意識的消長及其原因.....	九八
中國社會構造之史的研究.....	一二〇
歷史與寫的歷史.....	一七五

乙・黨義與黨務

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	一八〇
國防與三民主義之關係.....	一八九
五權憲法的精義.....	二〇五
中國憲政的特質.....	二三五
確定今後黨務方針及工作範圍.....	二四五
調整今後黨務機構及黨政關係.....	二四八
確立憲政時期黨的地位及黨政關係.....	二六一
什麼是黨務工作.....	二六五
黨務工作之一的檢討改進.....	二六九
黨務工作人員應該認清的幾個基本觀念.....	二八五
怎樣確立黨務工作新對象與新作風.....	二九〇
黨員與團員應準備以更大的奮鬥與犧牲來完成建國的使命.....	二九五

黨政革新運動目的與意義	三〇〇
對於婦女運動的一點意見	三〇八
抗戰期間的婦女運動	三一四
宗法理論與中國婦女問題	三一八
今後的宣傳工作	三二九

從哲學的觀點來研究 總理遺教與

總裁言論

一 總理與 總裁的思想淵源

總理遺教與 總裁言論是不能分開的。研究 總理遺教不可不研究 總裁言論，而研究 總裁言論尤不可不先研究 總理遺教；因為 總裁言論是完全根據 總理遺教而來的，可以說， 總裁言論就是 總理遺教的發揚光大。好比我們研究孔孟的學說，亦不能把他分開，因為孟子是祖述孔子之道而加以發揮，並不是于孔子之道以外另自創立一種新的學說。

任何一個先知先覺的天才發明家或思想家，他的學說思想決不是憑空結撰起來，而必有其淵源所自；總理與 總裁的學說思想亦是如此。 總理的學說思想是怎樣構成的呢？他自己說得很明白，他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見 總理自著「中國革命史」）從此可知 總理的學說思想，其淵源所自有二：一是中國固有的思想，二是歐洲的學說與事蹟；並從這兩種淵源中研究發明出來，獲得了自己的「創見」，因而構成了 總理的學說思想。不過這兩種淵源中尤以「中國固有的思想」更為重要；可以說，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是 總理學說思想的基本淵源，他拿這個固有的正統思想為中心，並在這

個中心思想的基礎之上，規撫歐洲的學說與事蹟，使之冶于一爐，鑄而爲一，更參以他自己的「創見」，這樣就構成了他偉大無倫的學說思想了！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時，共產黨第三國際的代表馬林（瑞典人）問他：「先生的革命思想的基礎是什麼？」總理答覆他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那位馬林先生不懂，再問總理，總理還是這樣的答覆他。這可見總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即自堯舜以至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政治思想與倫理思想。

那麼總裁的學說思想淵源于什麼呢？我們可以說，總裁的學說思想完全淵源于總理，換言之，就是淵源于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當然，他亦有許多地方是規撫歐美的學說與事蹟，並參以他自己的「創見」）而更加發揚光大起來的。總裁于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廬山軍官團講「大學之道（下）」時，曾有如下一段話：「……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對我講大學之道，才恍然大悟，知道這部書是一部最有價值的政治哲學。于是再仔細研究，覺得每一句話都很有道理。後來將自己的心得，做了一副對聯請總理看，總理就提起筆來替我寫下送給我；這付對聯就是：「窮理于事物始生之處，研幾于心意初動之時。」……」總裁這付對聯是研究大學之道的心得所構成的結果，上一句是講「格物，致知」的根本途徑，下一句是講「誠意，正心」與「修身」的切貼工夫；這十八個字就把全部大學之道包括無遺了！可以說，總裁畢生的學問，道德與事業，都是從這十八個字裏做出來的；也就可以證明總裁的學說思想是淵源于總理所講的「大學之道」而大學之道就是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的代表；所以總裁逢訓導機關或學校中訓話的時候，一說就說到大學中庸之

道，並且認為大學與中庸是最科學的，所以名之為「科學的學庸」。過去共產黨人常常譏評季劍先生所著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認為落伍、退化、與開倒車，其實這就是共產黨人不懂中國正統思想的偉大。亦就是薩主義不能實現于中國的根本原因。

二 總理與 總裁的哲學思想

一般不了解中國固有正統思想的人，總以為中國的文化完全是一種「精神文明」，而西洋的文化又完全是一種「物質文明」，因此就認定中國的哲學思想是一種「唯心主義」，而西洋的哲學思想又偏重于「唯物主義」；更因此而認定 總理與 總裁的哲學思想亦是一種「唯心主義」，其實這是根本錯誤的見解。首先我們要說明的，「心」與「物」並不是兩個獨立存在的東西，而是相互關係不能分開，根本上便是同一個東西；我們通常所見到的心與物這兩種現象，實在是同一個體的兩方面或兩樣性，絕對不能把他分開的。心與物既不能分開，那麼唯心與唯物兩種主義也自然不能成立了。其次，我們要說明的，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既不是什麼唯物主義，也絕對不是什麼唯心主義，而是一種心物合一的主義可稱之為「心物統一論」。中國古代的學者或思想家，常常拿鬼神的道理來說明精神的作用，我們只看孔子說：「祭如在」，又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冬之以禮」這可證明他並沒有否認精神或靈魂的作用。但是他又說：「敬鬼神而遠之」，他的門人亦說：「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又可證明他不是迷信鬼神的「唯物主義」或「媚神主義」者，同時中庸上亦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又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祭社之禮，縮簋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註：郊、祭天，社、祭地，）而中庸第十六章更明

白的說：「子曰：鬼神爲之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註：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則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以上這幾段話，無非說明鬼神之爲物，本是虛無的靈氣，但他是一體物而不可遺的，所以他雖然是「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而我們却不能不當他是「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這是說明什麼呢？就是說，鬼神不過是一種精神的作用；亦就是說，世間的事物都是有「體」更有「用」的，體是一種「物」的現象，而用是一種「心」的現象，這兩種現象是不能分開，而其實即是同一個東西。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亦就是說，鬼神的靈氣是著于物而不可分離的，換言之，就是依附于物而不可分開獨立的意思。于此就可證明「凡物有體必有用，有用必有體」；「一體一用，而萬物始存」，所謂體與用其實是同一個東西的兩方面與兩種性而已；謂之「無神」固不可，而謂之「唯神」亦不妥，這可知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既不是唯物亦不是唯心，而是心物不可分離的統一論了。

總理所倡導的「民生史觀」就是一種「心物統一論」。如上所述，心與物並不是兩個東西，而只是同一個體，這個體就是「生命體」；因爲宇宙間萬物的存在，就因爲萬物都是具有生命。假使單有心而沒有物，則生命就無所寄託；反之，單有物而沒有心，則生命亦無從表現；必須兩者發生密切的交互關係，而後始有生命。譬如說，「鬼」是單有靈魂而沒有肉體的，所謂「三魂渺渺，七魄悠悠」，正是說明鬼的生命無所寄託；又如說「屍」是單有肉體而沒有靈魂的，所謂「長眠不起，不省人事」，正是說明屍的生命無從表現。因此鬼與屍都不能視爲具有「人」的生命；亦就是說，鬼與屍都不

是人。所以宇宙間萬物的存在，就因他的本身原是一個生命體。我們根據以上的論斷，那麼我們的哲學思想，就不應該偏于心，亦不應該偏于物，而應該從根本上去認清一個「生」字。所以總理認定「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當然亦不是精神）這就成爲哲學上的「民生史觀」了。所以民生史觀既不是唯物主義，亦不是唯心主義，而是心物統一論。

其次，我們更要知道，中國固有的正統哲學思想，與中國古代的道德觀念，亦只在一個「生」字；所謂「道生天地」，「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就是說明「生」是天地的大道。大學開始第一章即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又傳首章亦說：「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這就是說明「天之明命」謂之「明德」。天之明命是什麼呢？就是中庸上所說的「天命」。中庸首章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是根據道而來的，道又是根據性而來的（性是什麼？就是人類的本性，亦就是「上天好生之德」，而這個「好生之德」就是天命，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由此可知，大學中庸的根本思想只是一個「生」字，實在是一種「民生哲學」。再看禮運大同篇，徹頭徹尾，無非說明「民生」的問題，綜合起來，實不外「民生樂利，萬物得所」八個大字。所以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實在是一種民生哲學或民生史觀。

總理對於哲學上的心物爭取什麼態度呢？他在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中曾說：「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互爲用。致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絕對分離，而不知兩者本合而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由此可知，總理的

哲學思想，既不是唯物論或唯心論，亦不是心物調和的二元論，乃是一種心物統一論。其次，總裁的哲學思想又是怎樣的呢？他關於這點，更說得多，且更說得明白。在大學中，朱子根據程子的意思，對於「格物，致知」的道理，曾作有一段補充闡文的說明，其中有兩句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總裁對於這兩句話認為非常重要，他說：「這一個解釋，不單是「格，致」兩個字可以了然，就是心與物兩大哲學之爭，亦給他徹底的分析盡致了。這「衆物之表裏精粗」之「物」字，與「吾心之全體大用」之「心」字之關係及意義，望諸位特別注意，不可隨便看過！」（見總裁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廬山軍官團講「大學之道」）（下）又說：「天下任何一件事件，總不外乎精神和物質二者：因此在哲學上產生唯物論，唯心論，和一元論，二元論等等不同的學說。……據我研究的心得，認定精神離了物質，既無由表現；物質離了精神，亦不能致用：所以精神與物質，實為一體之二面，或者說一物之二象，相因而生，相需而應，所以無論唯心唯物，如果偏論一見，都是錯的，都是不能應用於一切實際事物而改善人生創造幸福的！而且因為根本觀察的錯誤，弄到支離滅裂，不是空虛，便是殘酷，流弊所至，完全違反了「人生」真諦，最後一定會釀成亡國滅種的慘禍！」（見總裁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在中央政治學校講：「為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總裁亦是主張心物統一論的，同時亦是主張「增進我們自己的精神能力，來運用天下一切事物，以解決各種實際的問題，改進我們國家民族實際的生活」（見全上）的民生哲學的。他關於這樣的話還有一段，他說：「古今中外講哲學的書籍，每每不是偏于唯心（精神），便是偏于唯物（物質），其實精神與物質原屬一體之二面，同物之異象，相因而生，相需而成；在本質上既不可分離，在學理上自不容偏重。尤其是我們一切學問是為「人生」而學問，如果偏重于唯心，必至于

空鑿踏虛，漫無歸着；偏于唯物必至于毀情滅性，由冷酷而流于枯槁，都是違反「人生」的真諦。這一段話更把唯心與唯物之爭辯駁得再明白也沒有了。我們拿事實來說：中國過去老莊的哲學和佛家的思想，是偏于唯心的，所以佛老之徒的學說思想都是「鑿空踏虛」，而他的人生亦就「漫無歸着」了。又如共產主義的學說是偏唯物的，所以共產黨徒到處殺人放火慘無人道，他的學說思想是「毀情滅性」的，而他的人生亦就「由冷酷而流于枯槁」了。其次，關於中國固有的哲學思想，既不是偏于唯物，亦不是偏于唯心這一點，總裁亦有很詳明的解釋；他說：「我們中國的哲學，特別是大學中庸所講的倫理和政治的正統哲學，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講到「治國、平天下」，由「事性」，「修道」，講到「天地位，萬物育」，實為心物並重，本末兼賅，精微開展，明證達用之最高尚最完美最正統的哲學。或者以為學庸所講，偏于精神的修養，似為唯心的理論，其實不然。大學始言「格物」，中庸重在「時中」，就是注重客觀環境與一切客觀事物的意思；不過我們要做人，要成功立業，要運用萬物，與合理的適應和改造環境，當然要以精神的修養為根本，所以學庸在精神這一方面特別注重。」（以上二段話均見總裁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政治學校所講「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總裁這幾段話，都是說明他的哲學思想，是根據於總裁的哲學思想和中國固有的正統哲學思想，是一種民生哲學，決不是什麼唯心論或唯物論，亦不是什麼折衷調和的心物二元論。

三 總理與總裁的思想體系

總理遺教中最主要的部份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以民生主義為中心，民生主義是以民生史觀為根據，歸根結底一句話，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在「民生」。

「民生」的意義是什麼？總理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換句話說，民生就是人類的生存，民生問題就是人類生存的問題。整個三民主義的目的，在解決整個人類的生存問題，這就是「天下爲公」的精神；全部總理遺教即以此種精神爲基礎，而發揚光大起來的。我們更要進一步的說明，全部總理遺教的最高原理是「天下爲公」，而其最高理想則爲「世界大同」；根據這個最高的原理而演成許多的原則與方法，更由這許多的原則與方法以達到最高的理想。三民主義是三個原則，而不是三個原理，這「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原則，是根據「天下爲公」這一個原理而來的。所以三民主義的出發點（根本精神）是一個「公」字，即不但「爲己」而且要「爲人」。至于三民主義的歸宿點（最後目的）則是一個「同」字，即不但要「成己」，而且要「成人」與「成物」；合言之，就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意思，此之謂「世界大同」。這種「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道理，就是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亦就是中國列祖列宗所遺給天下後世的一貫大道。總理根據這種正統思想與一貫大道；創爲民生哲學與三民主義，而我們總裁更從而發揚光大之，以爲「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不但要使之「能實行于全國」，更要使之能「弘揚于世界」，以期「千年萬世，永垂無疆之休」！所以總理與總裁的學說思想實可以「天下爲公」「世界大同」這八個字包括無遺。

總裁于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間曾手製一個最簡明最有系統的表，對於全部總理遺教作一賅括詳明的分析。此表雖名爲「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其實行程序」，但實際上已包括全部總理遺教在內。茲依此表所示，略加說明如次：

總理的根本思想惟在「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這兩句話；而所謂大道就是三民主義，大道包含三